范文正公文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范文正公文集

(一)

范仲淹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范文正公文集目錄

卷之一

奏議

奏乞擇臣僚令舉差知州通判

奏乞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卻令依舊

奏爲災異後合行疏決刑獄等六事

奏災異後合行四事

奏乞減放宮人事

奏爲薦胡瑗李覯充學官

奏杜杞等充館職

奏狀

代人奏乞王珠充南京講書狀

舉張昇自代狀

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卷之二
表
蘇州謝就除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潤州謝上表
代胡侍郎奏乞餘杭州學名額表
謝許讓觀察使守舊官表
謝授知邠州表
邠州謝上表
謝轉給事中移知鄧州表
杭州謝上表
謝賜鳳茶表
謝轉禮部侍郎表
乞召杜衍等備問堂老更表
遺表
卷之三

記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南京書院題名記
清白堂記
岳陽樓記
邠州建學記
錄
竇君諫議錄
論
帝王好尚論
選任賢能論
近名論
推委臣下論
卷之四
書

上張右丞書
上資政晏侍郎書
上時相議制舉書
與歐靜書
與周駙推官書
與唐處士書
答安撫王內翰書
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諸目
啓
上張侍郎啓
上大名府主王侍郎啓
賀胡侍郎致仕啓
移蘇州謝兩府
卷之五
祭文

祭龍圖楊給事文
祭呂相公文
祭韓少傅文
祭同年滕待制文
祭尹師魯舍人文
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
祭葉翰林文
祭杜待制文
祭英烈王文
碑銘
唐狄梁公碑
宋故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神道碑銘
卷之六
附錄
范文正公年譜

卷之七
附錄
言行拾遺事錄
卷之八
附錄
義莊規矩
卷之九
附錄
褒賢祠錄

蘇序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之遺稾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敍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爲生平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皇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

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溼。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軍州事蘇軾敍。

范文正公文集卷之一

宋　范仲淹撰

奏議

奏乞擇臣僚令舉差知州通判

臣等竊以天下郡邑。牧宰爲重。得其人則致化。失其人則召亂。推擇之際。不可不愼。國家承平以來。尤無輕授。應知州通判縣令。因舉薦擢任者少。以資考序進者多。才與不才。一途並進。故能政者十無二三。謬政者十有七八。國家詔令程式。天下一體。何則。能政之處。民必蒙福。謬政之下。民常受弊。非國家法令之殊。蓋牧宰賢愚之異也。今四方多事。民日以困窮。將思爲盜。復使不才之吏臨之。賦役不均。刑罰不當。科率無度。疲乏不恤。上下相怨。亂所由生。若不急於求人。早革其弊。誠國家之深憂也。然自來雖曾詔臣僚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臣等欲乞聖慈。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朝臣中薦堪充舉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卽逐人各賜敕一道。令於通判內舉成資已上一員。充知州。知縣內舉成資已上一員充通判。簿尉中舉有出身三考已上。無出身四考一員充職官知縣。或於職官令錄中舉五考已上之人充京官知縣。仍於敕明言所薦之人。若將來顯有善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贓汙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寇盜自息。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卻令依舊

臣竊見朝旨下陝西省罷同解乾耀等九州軍公使錢共一千八百貫文切以國家逐處置公使錢者蓋爲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有行役之勞故令郡國饋以酒食或加宴勞蓋養賢之禮不可廢也謹按周禮地官有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此則三王之世已有廚傳之禮何獨聖朝顧小利而亡大體且今贍民兵一名歲不下百貫今減省得公用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一十八人以一十八人之資廢十餘郡之禮是朝廷未思之甚也況今來逐州使命之外各有軍營每年春後邊兵歇泊動經半年軍中人員並無宴犒之具雖條貫有旬設之名逐州每月一次舉行軍員各給得錢壹伯文已來官務薄酒二升既無公用更不赴筵亦不張樂豈朝廷宴饗將校之意州郡削弱道路咨嗟當全盛之朝豈宜如此或謂有公使錢處收買食物騷擾戶民殊不知郡守得人自能約束如非其人更出已俸買物虧民愈甚是見其小而不思其大也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河北河東路轉運司咋來經減廢公用錢處並令依舊應協典禮稍息物論況朝廷用武之際於此一事尤宜照管臣等久在邊任深知此事近貳樞庭豈當緘默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爲災異後合行疏決刑獄等六事

臣今早親聞德音謂復有災異當修德以及民幷詔臣等謹省刑法此實見聖人憂畏之心合於天意臣今條奏數事皆陛下增修明德之要一齋誠發誠特降詔命明言災變屢見敢不罪己祗畏以告中外羣

臣同心修省二遣使四方疏決刑獄非害人者悉從減降三詔天下州縣長吏訪問民閒孤獨不能存活者特行賑卹四詔逐處籍出陣亡之家察其寡弱別加存養五邊陲之民被寇敵驅虜者量支官物贖還本家六詔諸處欠負已該赦恩除放者官司更不得催理違者官吏科違制之罪遇赦不原仍差近臣置司與奪陛下力行此數事下悅民心上答天戒昔商中宗桑穀共生於朝懼而修德撫綏百姓三年而歸者十六國，號爲中興陛下今日國災修德則福及兆人道光千載天下幸甚

奏災異後合行四事

臣近日屢聞德音以災異數見畏天罪己此實聖帝明王至仁之體也天下幸甚幸甚昨日宰臣等再奉聖旨不須謝過但自行事此又濟時責實之要也臣等敢不惶恐思竭誠志以副宵旰之意臣觀自古國家皆有災異但盛德善政及於天下人不敢怨叛則雖有災異而無禍變也其如德衰政暴兆民怨叛故災異之出多成禍變也陛下今既畏天之戒上憂宗社下憂生靈固已得堯湯之心矣如更行堯湯之事使天下受賜其有災異適足增陛下之盛德臣待罪輔臣經年無狀四方多事未敢引退恐負君親擢用之意臣竊觀自祥符年後以至今日火不炎上之災已十數度又桑有地震之異今夏蝗秋澇人多妖言雖陛下修德罪己自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念及生民若不遑處臣請行此數事少助陛下救生民之萬一惟聖心裁擇謹具條如後

奏乞減放宮人事

臣聞唐武德九年八月十八日詔曰觀省宮掖其數實多憫茲深閉久離親族一時減省各從娶聘自是宮中前後所出三千餘人又貞觀二年十月二日太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憫隋氏末年求採無已此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埽灑之餘更何所用於是命尚書右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揀出之臣不知今來宮中人數幾多或供使有餘宜降詔旨特令減放以遂物性又省冗費亦人君盛德之事可以感動天意

奏爲薦胡瑗李覯充學官

臣聞臣之至忠莫先於舉士君之盛德莫大於求賢泰通之朝豈敢隱默臣竊見前密州觀察推官胡瑗志窮墳典力行禮義見在湖州郡學教授聚徒百餘人不惟講論經旨著撰詞業而常教以孝弟習以禮法人人嚮善閭里歎伏此實助陛下之聲教爲一代美事伏望聖慈特加恩奬升之太學可爲師法又建昌軍應茂才異等李覯邱園之秀實負文學著平土書明堂圖鴻儒碩學見之欽愛講貫六經莫不贍通求於多士頗出倫輩搜賢之日可遺於草澤無補風化伏望聖慈特令敦遣延於庠序仍索所著文字進呈則見非常儒之學取進止

奏杜杞等充館職

臣聞書曰先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天下治亂繫之於人得人則治失人則亂故先王盡心焉臣伏覩朝廷兩府任人多擢於兩制詞臣必由於館殿是館殿爲育材之要府豈宜賢俊不充至於衰索唐太宗

置文館延天下賢良文學之士令更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政事至夜久方罷令館閣臣寮率多清貧僑居桂玉之地皆求省府諸司職任或聞在館供職者惟三兩人甚未稱陛下長養羣材之意臣切見虞部員外郎杜杞太常丞章岷祕書丞尹源張揆殿中丞王益柔呂士昌大理寺丞蘇舜欽楚建中環州軍事判官姚嗣宗國子監直講孫復或文詞雅遠可潤皇猷或經術精通能發聖蘊伏望聖慈委中書相度其間聲實已著者乞不限資任先次召試各補館職或有未協公議者乞加詢采更候悉其才行卽賜施行今後館閣臣僚供職經二年不就諸司職任者乞特與恩例差遣庶令英俊之游日玩典籍不親米鹽之務專修經緯之業長育人材無尙於此臣竊聞太宗皇帝慕唐文皇之英風特建祕閣與三館並崇聽朝之餘時或游幸此祖宗盛事不爲不重今館閣供職員數至少臣方敢上言所舉雖多皆搢紳有聞之士更在朝廷取擇臣謂天下至大聖人其難之網紀或隳雖治必亂俊哲所聚雖危必安今邊鄙尙虞旰昃未暇正宜廣搜時彥大修王度以固其本之時也惟聖慈留意

奏狀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臣聞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學校立師資聚羣材陳正道使其服禮樂之文游名教之地精治人之術蘊致君之方然後命之以官授之以政濟濟多士咸有一德列於朝則有制禮作樂之盛布於外則有移風易俗之善故聲詩之作美上之長育人材正在此矣國家崇儒敦古右文致化三京五府多建庠序

當州近輔之郡。宜崇治本。兼至聖文宣王廟。已有學舍三十餘間。有修學進士二十餘人。非有講貫。何以發明。臣竊見賀州富川縣主簿充應天府書院說書王洙。於天聖二年御前進士及第。素負文藻。深明經義。在彼講說。已滿三年。伏望聖慈。特與除授當州職事官。兼州學講說。所貴國家教育之道。風布於邦畿。進修之人。日聞於典籍。士務稽古。人知嚮方。干冒聖威。臣無任云云。

舉張昇自代狀

臣伏蒙聖慈。特授尚書禮部侍郎。臣伏見工部郎中集賢院修撰知潤州張昇。簪仕以來。清介自立。精思劇論。有憂天下之心。純誠直道。無讓古人之節。朝野推重。臣所不如。乞回臣所授。以允公議。

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臣竊見祕書丞知幷州太谷縣事張伯玉。天賦才敏。學窮闕奧。善言皇王之治。博達今古之宜。素蘊甚充。清節自處。嘗應科舉。未親册對。如令仰被清問。罄陳大略。必能竭前人之正論。副大君之虛懷。擇而行之。有補聖政。臣今保舉其人。堪充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若不如所舉。狀甘俟朝典。

范文正公文集卷之二

表

蘇州謝就除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前件官充職者渙渥自天驚惶無地改中臺之華序進內閣之清班盡出高明殊登祕近臣中謝竊念臣發自顏巷賓於舜門一第爲榮四方無效髮自書林預選桂籍升華恥汨沒以懷安或感激而論事惟慕古人之節距希英主之知伏惟皇帝陛下稟帝堯之聰明加漢高之豁達坦聖懷而虛受期鴻化以咸孚念三聖之艱難而成丕業求七人之蹇諤以補大猷臣獨愧非才首當清問危言多犯孤立自持斧鉞居前雷霆在上敢避桎機之禍終乖藥石之良陛下日月垂光江海敦量恕其萬死假之一塵望已絕於青雲咎未更於鴻鵠俄易藩宜之寄寧分旰昃之憂忽降綸章薦加寵數而況闢圖書之府切處於深嚴踐雲龍之庭嘗備於顧問非名儒而不稱豈曲士之能堪矧簉清曹仍居舊治輝榮大集志願何求敢不內守樸忠外修景行進退惟道尊聖賢覩履之方始終一心副君父育才之造臣無任云云

潤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敕移知潤州已赴禮上者幽遠之誠未嘗聞達高明之鑒俄復照臨臣中謝伏念臣起家孤平

蒙上獎拔置於清近之列授以浩穰之權聖惟知人臣則辱命徒竭誠而報國弗鉗口以安身言涉大臣議當深典可無退省抑有所聞汲黯漢之直臣嘗疏公孫之短裴度唐之名相亦陳元稹之非斯實忠良豈爲讒毀臣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前代國家或進退羣臣聽決大事若出於君上則中外自無朋黨左右皆爲腹心若委於臣下則威福集於私門禍釁積於王室故三桓興而魯弊六卿作而晉分往古興亡鮮莫由此孔子之論昭昭不誣是以君道宜彊臣道宜弱四瀆雖大不可受百川之歸五星雖明不可代太陽之照臣按太易之義坤者柔順之卦臣之象也而有履霜堅冰之防以其陰不可長也豐者光大之卦君之象也而有日中見斗之戒以其明不可微也臣攷茲前訓慮於未萌當危言危行之秋有寢昌寖微之說謂大臣久次在進退而得宜謂王者萬幾必躬親而無倦總擥綱柄博延俊髦議治亂之本根求祖宗之故事政慘舒而自我物榮悴而如天人心不在於權門時論盡歸於公道朝廷惟一宗廟乃長臣之所言殊未盡意重煩上聽再貶遠方創天閣之班資奪神州之寄任重江險惡盡室傾危人皆爲之寒心臣獨安於苦節蕭望之口陳災異蓋無負於本朝公子牟身處江湖徒不忘於魏闕未知死所敢望生還伏蒙陛下九日垂光八風迴力察臣有犬馬之志恕臣無塵露之勞特出聖衷稍遷便郡苗如行葦保於勿踐之仁鯉若鳴桐脫彼在焚之患敢不長懷霜潔至効蓁傾進則持堅正之方冒雷霆而不變退則守恬虛之趣淪草澤以忘憂上副聖知下逃羣責臣無任云云

代胡侍郎奏乞餘杭州學名額表

竊以三代右文，四郊立學，尊賢師道，教育賢材，被服禮樂之風，準繩仁義之行，切磨國器，標率人倫，式致用於薦紳，乃助成於聲教，俊造以之富盛，基業由是緜昌，至於唐家，中外建學，文物之盛，三代比隆，國家徇鐸敷文，舞干布化，四方庠序，比比而興，萬國英翹，拳拳以勸，臣伏見餘杭郡素爲善地，蔚有秀民，宜恢正始之風，丕變輕揚之俗，前知州李詔在任日，重修宣聖廟，建置學舍數十廈，面勢顯敞，允爲儒宮，足容絃誦之流，迥處雲山之勝，臣自出守此郡，延見諸生，據衆狀舉請，曾到御前進士楊希堂領文會有二十餘人，日課藝業，其來不已，所益居多，臣欲乞朝廷依天雄軍江寧府特賜州學名額，用明勸導，庶獲修長，歲時不墜，方俗可厚，顏閔德行，遠侔洙泗之間，唐虞文章，廣及江湖之上，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謝許讓觀察使守舊官表

臣某言，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臣卻守舊官者，寵祿固辭，涉邀君之大咎，聖言惟允，推舍已之至仁，臣中謝。臣聞進人以禮，退人以禮，哲王之體也，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儒臣之行也，上得其體，足以寧家邦，下興其行，可以導風俗，臣親逢盛美，得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與天下稱慶哉，竊念臣少游庠序，長登科級，周旋孤宦，了無聞達，伏遇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金鑑臨御，多士駿奔，於千官百辟之中，擢臣諫諍之列，置臣圖書之府，揚歷中外，恩常異等，自西陲用兵，朝廷旰食，遣臣經略邊事，歲月無狀，亦常得請，示以招納之意，期於平定，而物議喧然，禍在不測，上賴日月垂照，保全微生，暨再委方面，專此

一路。又無出寄之策。惟知守禦而已。日常自訟以待來者。陛下濬發宸謀。思欲崇諸路之寄。例改廉車。且從廉祿之優。兼貴稱呼之重。儒然渥澤。被於弱質。臣以今之觀察使列爲武帥。書生何力可堪此任。幸以內朝之職。爲國家心腹耳目。權節制之任。其體甚重。不煩改作。願迴寵異。少寬憂慄。三黜天聽。義不容誅。伏蒙陛下念進人退人之禮。察如慢如僞之情。特降俞旨。許存舊秩。臣且懼且喜。不知所爲。懼者有不即從制之罪。而尚屈彝典。喜者以不奪稽古之志。而復被儒紳。臣敢不竭力悉心。夙宵乃職。謹彌場之細事。佇予羽之大猷。退作頌聲。仰答聖造。臣無任云云。

謝授知邠州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依前行右諫議大夫。充資政殿學士。知邠州軍州事。及管內勸農使。兼陝西四路沿邊安撫使。改賜推誠保德功臣者。陟降祕殿。爲寵甚隆。撫按邊庭。所寄至重。臣中謝。竊念臣涉道尚淺。立身本孤。偶緣英主之知。獲廁邇臣之列。進登二府。參預萬機。議刑賞則不避上疑。革僥倖則多招衆怨。心雖無愧。迹已難安。而況親奉德音。遠憂邊患。既此聞命。誠合請行。始塵宣慰之名。來撫凋疲之俗。纔周晉地。將適秦關。屬府庫之已虛。積兵旅之尚衆。動費萬計。理當三思。願假一麾。就兼四路。亦可處其疆事。庶不傷於國財。詔旨弗從。留居丞弼之位。表章再露。請陳戎狄之機。伏蒙皇帝陛下俯照臣心。特迴天聽。罷政府之重責。加仙殿之寵名。往守要藩。遙按諸部。存茲國體。簡於聖心。臣敢不即日首塗。奉詔行事。生民疾苦。可得詢求。邊塞機宜。更當籌慮。用罄臣節。以酬聖知。臣無任云云。

邠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資政殿學士守本官知邠州兼陝西四路沿邊安撫使已到任訖祕殿清華舊藩要劇祇膺渙渥伏切震驚臣中謝竊念臣生遘文明幼蹈聲教登於造秀之級涉彼州縣之勞寖遷榮塗過被宸眷擢居近府參對大猷詎有與邦之言曾無經國之效自惟三省必匪久安願解貳於黃樞請分憂於紫塞庶供麤使聊謝輿言伏蒙皇帝陛下舜聰弗遠堯言斯布假禁庭之要職居郡國之長人兼領使名復重邊寄進退以禮足爲儒者之榮本末可言盡出大人之造敢不砥勵風節佩服訓謀不以毀譽累其心不以寵辱更其守副委遇之本意酬保全之大恩臣無任云云

謝轉給事中移知鄧州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者洊進榮階往臨善壤允爲兌澤彌集震驚臣中謝竊念臣立迹本孤逢辰甚盛以芻言罔避擢登侍從之班以謇獎素隆選遇卿諧之列之增君之善道寡措國之令謀無補當時自安何地遽上借麾之懇實畏在梁之譏俄奉明恩曲加異數假職名於祕殿領使範於邊藩由朝廷之威靈屬羌戎之款順方露便安之請忽頒蠲滯之私青瑣是登朱轓載啓臣績未著合陳二讓之封君命已行懼致再言之黷進退惶惑不知所裁此蓋伏蒙皇帝陛下天造曲成皇暉久照敦川澤並包之量法山雷善養之經憫其勤勞致諸安逸示中外之一體保君臣之至懽臣敢不寅奉朝經躬修民政孜孜共理少望於前賢蹇蹇一心無忘於大節臣已一面起發赴次無任云云

杭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敕就差知杭州軍州事。已到任禮上訖。江海上游。東南南屏。所寄至重。爲榮極深。臣中謝。竊念臣生稟迂疏。親逢明盛。居常苦節動必危言。踐揚諫諍之曹。傾盡諮詢之地。至於往司戎事。屬當元帥之權。入奉聖謨。爰厠大臣之列。有致君之素志。乏代天之懿功。魏相之數陳。便宜頗蒙納用。汲黯之多犯顏色。敢憚見疏。雖遼隔於明天。亦薦分於善壤。其理吳會之域。奉揚唐虞之風。迹雖遠而獲安。年已高而就逸。此蓋皇帝陛下天施廣育。海務兼包。寵優舊臣。恩全晚歲。臣敢不抱公忠之節。始終弗回。體旰昃之憂。遠邇咸一。又茲方面。副於宸心。臣無任云云。

謝賜鳳茶表

臣某言。入內西頭供奉官麥知微至。傳宣旨撫問臣。并賜臣鳳茶一合者。久離帝右。曷測天衷。異恩一臨。羣疑盡決。臣中謝。竊念臣至誠許國。孤立事君。屢觸雷霆之威。數蹈風波之險。一心自信。三黜寧逃。方安江海之情。敢覬雲天之問。伏蒙皇帝陛下仁存舊物。澤被遠臣。聖訓丁寧。皇慈委曲。念犬馬之微志。錫龍鳳之上珍。馨掩靈芝。味滋甘醴。濯五神之精爽。祛百疾之冥煩。允彰仁壽之恩。特出聖神之眷。謹當餌爲良藥。飲代凝冰。思苦口以進言。勵清心而守道。上酬君父。冀質神明。

謝轉禮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尚書禮部侍郎依前充職者。渙渥自天。震惶無地。循牆弗獲。致寇是虞。臣中謝。

伏念臣布素寒姿斗筲微器初縻下士之祿忽塵上聖之知歷升近班嘗預大政深自感激詎爲因循仰祖宗之謀請行故事懷社稷之計動發危言雖欲必盡其心奚能久安於位遽彰無狀誠合有誅而聖意始終天慈曠蕩尚賓名於祕殿伏蒙幸於善藩大拙云藏人言用息莫聞課最敢覬龍光伏蒙皇帝陛下雷霆震威日月還照未忘圖舊不次推恩擢登宗伯之曹上應文昌之緯職命如故爵數甚隆徒執讓以弗諧止服榮而爲懼臣敢不夕惕三省寅恭一心進則盡憂國憂民之誠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上酬聖遇用竭愚衷臣無任云云

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更表

臣某言伏覩朝廷行明堂宗祀之禮誕告天下臣守在遠方不獲榮觀大慶思有補益輒茲狂易臣中謝臣聞易曰大觀在上言天下所觀在國家之爲也自古國家興行風教使天下觀之必先乎廟周人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以示天下尊親之道漢顯宗永平二年春正月祀光武於明堂其年冬十月養三老五更於辟雍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前史紀之爲令主之盛節伏惟皇帝陛下稽古奉先行明堂大禮尊奉三聖配帝而饗普天率土咸知舞抃至於三老五更之典最爲盛德宜可兼而行之如前兩府老臣惟太子太保杜衍太子少傅任布在焉衍直清忠蓋勤勞弼亮布廉潔不渝止足知退皆可備三老五更之選儻朝廷以禮大數煩難於並舉亦可召至俾陪觀大禮及覃慶之餘特加恩奬是亦兼行養老之典也臣又覩工部侍郎致仕郎簡執節清素處心雅尚優游泉石樂於吟詠今八十三歲精明不

衰祿俸之餘不治生業此則臣所目見之也而歸老十餘年不曾遷改亦無錫賜況天下似此近上老臣甚少不難旌奬如郎簡則去京遙遠難行召命可遙均三老五更之慶伏望聖慈稽考舊章特加恩禮自餘致仕官亦乞朝廷別賜推恩實當尊親之朝兼行養老之典足以表大禮之盛彰上聖之仁與天下之孝悌光搢紳之耆舊史官書之爲陛下之至德曄曄於千古干冒天威臣無任大願戰汗云云

遺表

臣聞生必盡忠乃臣節之常守沒猶有戀蓋主恩之難忘輒忍須臾之期少舒迫切之懇痛靡自覺辭皆不倫伏念臣生而遂孤少乃從學游心儒術決知聖道之可行結綬仕塗不信賤官之能屈纔脫中銓之穴遽參麗正之榮恥爲倖人竊論國體昨自明肅厭代之後陛下舊權之初首承德音占預諫列念昔執卷惟虞無位之可行況今得君安敢惜身而少避閒斥江湖之遠旋塵侍從之班大忤貴權幾成廢放屬羌臣之負險顧將列以難裁乃副帥權仍峻使任亦嘗周旋戰備指目地形力援定川之師始期遇敵誓復橫山之壤亟逼講和雖微必取之功多弭未然之患預中樞之密勿曾不獲辭參大政之幾微益難勝責自念曠膺於寵遇固當勉副於倚毗然而事久弊則人憚於更張功未驗則俗稱於迂闊以進賢援能爲樹黨以敦本抑末爲近名洎忝二華之行愈增百種之謗上繫天聽終辨衆讒因懇避於鈞衡爰就班於符竹一遠近署五易名城雖聖恩曲示於便安柰神道常惡其盈滿請麾上穎蓋遭拙疹之未平息鞍東徐益覺靈醫之不效惟積疴之見困非晚歲之能支神不在形氣將去幹冥冥幽壤倏爲長往之期穆

穆清光。永絕再瞻之望。肝膽摧落。精魄飛揚。然臣起於諸生。歷此華貫。雨露澤於數世。圭組煥於一門。有如臣焉。足爲榮矣。當瞑目以無憾。尙貪生而有云。蓋念所惜者盛時。所眷者明主。雖性命之際。已能自通。然君臣之閒。豈易忘報。但無坦化以竭微忠。敢憚陳於緒言。庶無負於沒齒。伏望陛下調和六氣。會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愼刑賞而使之必當。精審號令而期於必行。尊崇賢良。裁抑僥倖。制治於未亂。納民於大中。如此則不獨微臣甘從於異物。庶令率土永寖於淳風。言逐涕零。命隨疏殞。臣無任惶懼戰悚之至。

范文正公文集卷之三

記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常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某來守是邦始搆堂而奠焉迺復其爲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南京書院題名記

皇宋闢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澤注河漢金革塵積絃誦風布乃有睢陽先生贈禮部侍郎戚公同文以貲於邱園教育爲樂門弟子由文行而進者自故兵部侍郎許公驤而下凡若干人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維樞密直學士綸並純文浩學世濟其美清德素行貴而能貧祥符中鄉人曹氏請以錢三百萬建學於先生之廬學士之子殿中丞舜賓時在私庭俾幹其裕故太原奉常博士濟時舉賢良始掌其教故清

河職方員外郎吉甫時以管記以領其綱學士畫一而上眞宗皇帝爲之嘉歎面可其奏今端明殿學士盛公侍郎度文其記前參預政事陳公侍郎堯佐題其榜由是風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園歸歟魯堂章甫如星縫掖如雲講議乎經詠思乎文經以明道若太陽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時之妙萬物焉誠以日至義以日精聚學爲海則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詞爲鋒則浮雲我決良玉我切然則文學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於時或峻於屑雲或深於重淵至於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博涉九流百家之說者蓋互有人焉若夫廊廟其器有憂天下之心進可爲卿大夫者天人其學能樂古人之道退可爲鄉先生者亦不無矣觀夫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宜觀名列以勸方來登斯綴者不負國家之樂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忘朋簪之善導孜孜仁義惟日不足庶幾乎刊金石而無媿也抑又使天下庠序規此而興濟濟羣髦咸底於道則皇家三五之風步武可到戚門之光亦無窮已他日門人中絕德至行高尚不仕如睢陽先生者當又附此焉

清白堂記

會稽府署據臥龍山之南足北上有蓬萊閣閣之西有涼堂堂之西有巖焉巖之下有地方數丈密蔓深叢莽然就荒一日命役徒芟而闢之中獲廢井卽呼工出其泥滓觀其好惡曰嘉泉也擇高年吏問廢之由曰不知也乃扃而澄之三日而後汲視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淵然丈餘綆不可竭當大暑時飲之

若餌白雪。咀輕冰。凜如也。當嚴冬時。若遇愛日。得陽春。溫如也。其或雨作雲蒸。醇醇而渾。蓋山澤通氣。應於名源矣。又引嘉賓。以建谿日鑄臥龍雲門之茗試之。則甘液華滋。說人襟靈。觀夫大易之象。初則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終則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謂乎。又曰井德之地。蓋言所守不遷矣。井以辨義。蓋言所施不私矣。聖人畫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愛其清白而有德義。爲官師之規。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搆亭於其側。曰清白亭。庶幾居斯堂。登斯亭。而無忝其名哉。寶元二年月日記。

岳陽樓記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慨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邠州建學記

國家之患。莫患於乏人。人曷嘗而乏哉。天地靈粹。賦於萬物。非昔醇而今漓。吾觀物有秀於類者。曾不減於古。豈人之秀而賢者。獨下於古歟。誠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興乎。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數百年。並用此道以長養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效矣。慶歷甲申歲。予參貳國政。親奉聖謀。詔天下建郡縣之學。俾歲貢羣士。一由此出。明年春。予得請爲鄜城守。署事之三日。謁夫子廟。通守太常王博士稷。告予曰。奉詔建學。其材出於諸生備矣。今夫子廟隘甚。羣士無所安。因議改卜於府之東南隅。地爲高明。遂以建學。并其廟遷焉。以兵馬監押劉保。節度推官楊承用。共掌役事。博士朝夕視之。明年夏。厥功告畢。增其廟度。重師禮也。廣其學宮。優生員也。談經於堂。藏書於庫。長廊四迴。室從而周。總一百四十楹。廣廈高軒。處之顯明。士人洋洋。其來如歸。且曰。吾黨居后稷公劉之區。被二帝三王之風。其吾君之大賜。吾道之盛節歟。敢不拳拳服膺。以樹其德業哉。予既改南陽郡博士移書。請爲之記。予嘗觀易之太象。在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謂其道未通。則畜平文德。俟時而行也。在兌曰。君子以明友講習。謂相說之道。必利乎正。莫大於講習也。諸生其能知吾君建學。聖人大易之旨。則庶幾乎。故書之。

錄

竇諫議錄

竇禹鈞范陽人爲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進士登第義風家法爲一時標表馮道贈禹鈞詩云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人多傳誦禹鈞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儼侃侁億儀至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侁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億起居郎初父禹鈞家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無子又壽算不永禹鈞爲人素長者先家有僕者盜用過房廊錢二百千僕慮事覺有一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於臂上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逃禹鈞見女子券甚哀憐之即時焚券收留此女祝付妻曰養育此女及笄日當求良匹嫁之及女笄以二百千擇良匹得所歸後舊僕聞之歸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象日夕供養晨興祝壽公嘗因元夕徃延慶寺燒香像前忽於後殿階側拾得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遂持歸明旦侵晨詣寺守候失物主須臾見一人泣涕至公問因所其人具以實告曰父犯刑至大辟偏懇至親貸得金銀若干將贖父罪昨暮以一相知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已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與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憫惻復有贈賂其同宗及外姻甚多貧困者有喪不能自舉公爲出金葬之由公葬者凡二十七喪親戚故舊孤遺有女未能嫁者公爲出金嫁之由公嫁者孤女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則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自後由公而活族者數十家以至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素儉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

搆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須者公咸爲出之無問識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其遺德先是公之亡祖亡父夢中告以無子及壽數不永後十年復夢其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分又壽促我嘗告汝今汝自數年以來孳孳爲善上帝以汝有積德延算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而終言訖復祝禹鈞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爲善爲惡出爾反爾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爲善愈力年八十二沐浴別親友談笑而卒五子八孫皆貴顯於朝廷後之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

論

帝王好尚論

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富我無事而民自樸此則述古之風以警多事之時也三代以還異於太古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從善故禮曰人君謹其所好惡君好之則民從之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由此言之聖帝明王豈得無好在其正而已堯設敢諫鼓建進善旌舜好問而成至化禹拜昌言而立大功湯五聘伊尹文王躬迎呂望周公握髮吐哺以待白屋之士鄭武公好賢而詩雅歌之燕昭王築臺募士而智者歸之斯聖賢好尚如是之急也桀紂好利欲不好諫諍而天下亡秦好兵刑不好仁義而天下歸漢隋煬帝好逸豫

不好恭儉而天下歸唐。使桀紂好諫諍。秦好仁義。隋煬帝好恭儉。豈有喪亂之禍哉。

選任賢能論

王者得賢傑而天下治。失賢傑而天下亂。張良陳平之徒。秦失之亡。漢得之興。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亡。唐得之興。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書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其勤求人材如是之急也。然則求之之道。不可一端。皐陶贊禹曰。亦行有九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孔子之門人。目以四科。一曰德行。謂顏淵閔子騫也。二曰政事。冉有季路也。三曰言語。宰我子貢也。四曰文學。子游子夏也。此所謂求人之道。非一端也。又書之說命篇曰。旁求俊乂。列於庶位。是朝廷庶位。惟俊乂是求。唐太宗曰。天下英雄落吾彀中。語曰。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智則可與治國家。安天下。愚則可與避患惡而全一身。故聖人以俊乂爲德。不以柔訥爲行。如以柔訥爲行而寵之。則四海英雄。無望於時矣。使英雄失望於時。則秦失張陳。隋失房杜。豈不慨天下之計哉。

近名論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言人知愛名。不如愛其身之親也。）莊子曰。爲善無近名。（言爲善近名。人將嫉之。非全身之道也。）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眞。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爲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爲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釣以邀文王。夷齊餓死於西山。

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卽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愼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爲善近名。豈無僞邪。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性本仁義）三王身之也。（躬行仁義）五霸假之也。（假仁義而求名）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有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惟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奬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爲國家之用哉。

推委臣下論

天生兆人。得主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內立公卿大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權。臣請辯之。夫執持典禮。修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內養萬民。外撫四裔。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謹城壁。修方略。威夷狄。此將帥之職也。肅朝廷之儀。觸搢紳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治繁劇。制豪猾。此京尹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各有攸司之職矣。撫民人。宣風化。均徭役。平賦斂。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是皆人臣之職。不可不委之也。若乃區別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不可盡委於下矣。何以明之。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晉委三卿。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此三家矣。後果分晉爲三國。漢高祖招納羣英。有將將之權而取

天下至於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又獨委王鳳至於王莽皆有大禍西漢遂傾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后族至於宦官故姦雄競起以去惡爲名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晉委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駕馭英雄取天下致太平至高宗朝李義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良天下憤怨明皇初用姚崇宋璟爲相而天下大治推心委之遂成故事及李林甫代其任仍復委之林甫奸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諫諍自謂宰相得人泰然無爲矣言路已絕故至祿山犯關犨闕而明皇不知一旦喪亂天下瓦解唐德遂衰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當推委之際進擢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辱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達而上之勢孤矣此明皇之失爲後代之鑒王者將收其權必先采人采人爲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覬覦者衆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才讒嫉者衆必先時以辨之是故先王孜孜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百辟豈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雄劇之任不可輕授於人僉諧之外更加親選聖帝明王常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求賢則日聰明而自廣勞心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困宜乎屏煩細而廣詢訪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記之其精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正色有端士之操可備諫諍者記之其能言方略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

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觀之然後眞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爭爲腹心於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於下而大柄歸於上始可以言無爲矣猶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搢紳無敢慢者置諍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門下封駁司使制敕無得慢者此又推委無爲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權者矣若留意逸豫不孜孜於求賢親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復歸於下雖有爵祿不足爲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爲上之威矣

范文正公文集卷之四

書

上張右丞書

乾興元年十二月日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權集慶軍節度推官監泰州西谿鎮鹽倉范某謹齋戒選日裁書拜於右丞閣下某聞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伊尹之心也伊尹之心哲人傳焉故賢賢相與其道不息若顯若隱者則惟時爾使伊尹之心邈乎無傳則賢賢相廢歷代以降豈復有致君堯舜覺天下之後覺者哉今有施阿衡之才之道而將博其傳者可無眷眷以求其人乎有服膺仁義親逢聖賢而未預其傳者可無遑遑以聽於大人之門乎敢齋戒以辨之恭惟右丞維嶽降神儀我華旦文以鼓天下之動學以達天下之志始乃育大節歷小位艱難備思造次惟道踐七諫之清列奉萬樞之密府奏議森乎朝聽顧問沃於天心早以位峻中司禮嚴百辟人神協贊貳於台宰邴侯之問繫乎慘舒叔相之才著於禮樂而常居以正色動惟至誠名可毀而道不可屈懷可卷而節不可降故昨讓廟堂之高回星象之度能輕人之至重易人之至難故道清朝廷名高泰山蓋盡美矣然我宋重明燊聖與周比隆賢人之業宜衞社稷當復正熒煌之座爲萬邦之休光四海之景福此右丞之才之道之萬一也天下才士莫不稽顙仰望光明但仲尼日月之階難爲其升爾某何人也可預陶甄之末其大幸者生四民中識書學文爲衣

冠禮樂之士。研精覃思。靡聞聖人之道。知忠孝可以奉上。仁義可以施下。功名可存於不朽。文章可貽於無窮。莫不感激而興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豈所謂不知量也。又昔人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豈天下之道。無從而正之。而可得其所要乎。某所以雞鳴孜孜。望其有獲於此。而當世大君子。以某雕蟲之技而憐之者有矣。未有謂某之誠可言天下之道者。今復叩於海隅葭莩之中。與國家補錙銖之利。緩則罹笞。猛且賊民。窮荒絕島。人不堪其憂。尚何道之可進。自惜屬文未達。見書未博。三十爲學。未獲事大賢人之師。周旋其心。未能受大君子之道。其愚不已。尚遑遑乎聽於大人之門。恭惟右丞播洪鈞之仁。矜其不肖。以一言置於左右。至於稼穡之難。獄訟之情。政教之繁簡。貨殖之利病。雖不能辨。亦嘗有聞焉。似可備僚佽之末議。且使朝夕執事於前。觀之可否。如得其誠。願預教育。然後天下之道。可得而明。阿衡之心。可得而傳。使某會遇之日。有益於當時。有垂於將來。乃右丞之道傳。傳而不朽矣。昔郭隗以小才而逢大遇。則燕昭之名。於今稱道。黃公天人也。有以跪履而授帝師之道者。豈以孺子而捨諸。智愚不同。人則然矣。先民有言曰。希聖者亦聖之徒也。此庶幾於萬一。然干犯台嚴。無任狂越戰兢之至。不宣。某再拜頓首。

上資政殿晏侍郎書

天聖八年月日。具銜范某。謹齋沐再拜。上書於資政侍郎閣下。某近者伏蒙召問。曾上封章。言朝廷禮儀事。果有之乎。某嘗辱不次之舉。矧公家之事。何敢欺默。因避席而對曰。有之。遽奉嚴教云。爾豈憂國之人

哉。衆或議爾以非忠非直。但好奇邀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爲舉者之累乎。某方一二奉對。公曰。勿爲強辭。某不敢犯大臣之威。再拜而退。退而思之。則自疑而驚曰。當公之知。惟懼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藥石之良。才不爲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一變爲尤。能不自疑而驚乎。且當公之知。爲公之悔。儻默默不辨。則恐搢紳先生誚公之失舉也。如此某何面目於門牆哉。請露肝膂之萬一。皆質於前志。非敢左右其說。惟公之采擇。庶幾某進不爲賢人之疑。退不爲賢人之累。死生幸甚。某天不賦智。昧於幾微。而但信聖人之書。師古人之行。上誠於君。下誠於民。韓愈自謂有憂天下之心。繇是時政得失。或嘗言之。豈所謂不知量也。蓋聞昔者聖人求天下之言以共理天下。於是命百官箴闕。百工獻藝。則大臣小臣。無非諫也。建善旌。立諫鼓。諮芻蕘采謠詠。斯則何遠何近。咸可言也。此歷代令主。懼上有所未聞。下有所未達。特崇此道。以致天下之言。俾九重之深。無所蔽也。亦必憂國大臣。懼議有所未從。諫有所未上。復廣此道。以致天下之情。冀萬乘之心有以動也。某又聞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衝斧鉞曰。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哉。亦忠臣之分也。而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謂各司其局。不相侵官。如當二千石之位。則不責尚書之政。當尚書之位。則不責三公之政。非言路之謂矣。又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蓋言有道之朝。教化純被。則庶人無所議焉。某登進士第。由幕府歷宰字爲九卿之屬。似非庶人。敢不議乎。如云遠不當諫。則伯夷叩馬諫武王。豈近臣哉。太公謂之義士。夫子稱其賢人。曾不以遠而爲過乎。至於潁考叔。曹劌。杜蕢。弦高。魯仲連。梅

禍之徒。皆遠而謀國者也。前史嘉之。況國家以公之清舉。置某於近閣同文館之列。唐文皇於此延天下之才。使多識前言往行。以諮政教之得失。備廊廟之選用。如朝廷延才之意。不減於前。則某事君於此。非遠也。又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今國家詔百官轉對。使明言聖躬之過失。宰司之闕遺。其不預轉對者。俾實封章奏以聞。則某非言未及而言也。若以某好奇爲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直鉤。仲尼誅侏儒以尊魯。夷吾就縲紲而霸齊。蘭相如奪璧於強鄰。諸葛亮分鼎於敵廬。陳湯矯制而大破單于。禰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喬杖策於軍門。姚崇臂鷹於渭上。此前代聖賢非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爾。若以某邀名爲過。則聖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勸。莊叟云。爲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經曰。立身揚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恥沒世而名不稱。又曰。榮名以爲寶。是故教化之道。無先於名。三古聖賢。何嘗不著於名乎。某患邀之未至爾。某又聞天生蒸民。各食其力。惟士尚有德。可以安君。可以庇民。於是聖人率民以養士。易曰。不家食吉。如其無德。何食之有。某官小祿微。然歲受俸祿僅三十萬。縞以中田一畝。取粟不過一斛。豐稔之秋。一斛所售不過三百錢。則千畝之獲。可給三十萬。以豐歉相半。則某歲食二千畝之入矣。其二千畝中播之耨之穫之斂之。其用天之時。地之利。民之力多矣。儻某無功而食。則爲天之螟。爲民之螣。使鬼神有知。則爲身之殃。爲子孫之患。某今職在校讎。務甚清素。前編後簡。海聚雲積。其聞荒唐詭妄之書。十有七八。朱紫未辨。膏肓奈何。某棲遲於斯。絕無補益。

上莫救斯文之弊下無庇斯人之德誠無功而食矣所可薦於君者惟忠言耳況吾國家以六合之廣四葉之盛撫既濟之會防未然之幾兢兢持盈旰昃不暇謂今天下民庶而未富士薄而未教禮有所未格樂有所未諧多士之源有所未澄百司之綱有所未振兵輕而有所未練邊虛而有所未寄賞罰或有所未一恩信或有所未充乃詔百官轉對其未預者竝許封章此吾君盡心以虛受天下之言也亦天下君子盡心以助成王道之日也然獻言之初或有所賞於是浮淺僥覬之輩爭爲煩言或采其細而傷其大或誇其利而隱其害下冒上之寵而矯其辭上疑下之躁而輕其說此政教之大害也某遠觀五帝三王爵以尚德祿以報功未有賞其空言者至於舜命禹拜惟重其言而行之逮夫春秋之時則有舉賢之賞唐文皇賞孫伏伽之諫以天下始定而權以進之未始久行焉今朝廷必欲求有道之言在其擇而必行不在其誘於必賞言而無實則眞有憂天下之心者不廢其進焉然後下不冒上之寵而直其辭上不疑下之躁而重其說此政教大利也某亦嘗聞長者之餘論鬱於胷中而莫敢罄發者恥與浮淺僥覬之徒受上之疑於國門矣某昨輒言國家冬至上壽之禮者斯言有罪必不疑其僥覬矣是故輕一死以重萬代之法請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內中上皇太后聖壽請詔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兩宮聖壽實無減皇太后尊崇之威又足存皇帝貴高之體蓋一人與親王皇族上壽於內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於外則是行君臣之儀非敦母子之義在今兩宮慈聖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奈何後代必有舊族強熾竊此爲法以仰制人主者矣聖朝既不能正之使後代忠臣何所執議先王制禮之心非

萬世利則不行焉。或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何泥於古乎。某謂禮樂等數。沿革可移。帝王名器。乾坤定矣。豈沿革之可言哉。若謂某不知聖人之權。則孔子何以謂晉文公譎而不正。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是諱其權而正其禮也。豈昧於權哉。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誠爲今日之事。未量後代之患。豈小臣之狂言。大臣之未思也。某迂拙之效。不以富貴屈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儻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者。庶幾報公之清舉。如求少言少過自全之士。則滔滔乎天下皆是。何必某之舉也。夫天下之士。有二黨焉。其一曰我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爲。其一曰我遜言易入。遜行未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爲。斯二黨者。常交戰於天下。天下理亂。在二黨勝負之間爾。儻危言危行。獲罪於時。其徒皆結舌而去。則人主蔽其聰。大臣喪其助。而遜言遜行之黨。不戰而勝。將浸盛於中外。豈國家之福。大臣之心乎。人皆謂危言危行。非遠害全身之謀。此未思之甚矣。使搢紳之人。皆危其言行。則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政教不墜。禍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無憂。此遠害全身之大也。使搢紳之人。皆遜其言行。則致君於過。致民於怨。政教日墜。禍患日起。大亂之下。洶然何逃。當此之時。縱能遜言遜行。豈遠害全身之得乎。凡今之人生於太平。非極深研幾。豈斯言之信哉。昔魏晉之亂。哲人罹憂。至有箕潁之徒。涉海而遁。某今進危言於君親。蹈危機於朝廷。不猶愈於涉海之險。而遁於異域者乎。儻以某遠而盡心。不謂之忠。言而無隱。不謂之直。則而今而後。未知所守矣。惟公察某之辭。求某之志。謂尚可教。則願不悔前日之舉。而加平生之知。使某罄誠於當時。垂光於將來。報德之心。宜無窮已。儻察某之志。如不可教。則願昌

言於朝。以絕其進。前奏既已免咎。此書尙可議責。使黜之辱之。不爲賢人之累。則某退藏其身。省求其過。不敢以一朝之責。而忘平生之知。報德之心。亦無窮已。恭惟資政侍郎羽翼舊賢。股肱近輔。赫赫之猷。天下所望。願論道之餘。一賜鑒慮。與其進則天下如某之徒。皆不召而進矣。與其退則天下如某之徒。皆不斥而自退矣。決天下進退者。其在公一言乎。干犯台嚴。不任戰懼之至。不宣。某再拜。

上時相議制舉書

天聖八年五月日。具位某再拜上書於昭文相公閣下。某昨者伏蒙聖恩。優賜差任。蓋鈞造之際。濫不獲所。退省疏拙。且驚且懼。況唐虞舊域。風俗淳儉。獄無積訟。亭鮮過客。棲遲偃仰。何以報國。然嘗試思之。似有所補。敢不冒黷而言之。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道。莫尙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機。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辯。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於招諸子。獵羣史。所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於斯也。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僕愚之心。未可與適道。然必顧瞻禮義。執守規矩。不猶愈於學非而博者乎。今文庠不振。師道久闕。爲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風俗巧僞。選用之際。常患才難。某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則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

則爲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爲來者之資今朝廷思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爲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不變在此一舉然恐朝廷命試之際謂所舉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大義知王霸之要略則反屏而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勳陳七十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不以教育爲意而以去留爲功若如所量恐非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也何哉國家勸學育才不求爲我器用輔我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並練王霸之術問十得十亦朝廷教育之本意也況文有精麤理有優劣明試之下得失尙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嘗習則天下賢俊莫知所守將博習非聖旁攻異端聖人之門無復啓發逮於後舉差之益遠如此則制科之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文之弊恭惟前聖之文之道昭昭乎爲神器於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開學校設科等率賢俊以趨之各使盡其心就其器將以共理於天下故書曰咸有一德斯之謂矣願相府爲此一舉儻昌言於兩制如能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略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脩經濟之業以教化爲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十數年間異人傑士必穆穆於王庭矣何患俊乂不充風化不興乎救文之弊自相公之造也當有吉甫輩頌君之德吾相之功登於金石永於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干犯台嚴無任僭越戰汗之至某再拜

與歐靜書

七月十二日。高平范某。謹復書於伯起足下。近滕從事子京。編李唐制誥之文。成三十卷。各於文首序其所以。而善惡昭焉。足下命爲唐典。以僕觀之。似所未安。典之名。其道甚大。夫子刪書。斷自唐虞已下。今之存者五十九篇。惟堯舜二篇爲典。謂二帝之道。可爲百代常行之則。其次夏商之書。則有訓誥誓命之文。皆隨事名篇。無復爲典。以其或非帝道。則未足爲百代常行之典。乃知聖人筆削之際。優劣存焉。如詩有國風雅頌之別也。李唐之世三百年。治亂相半。如貞觀開元。有霸王之略。每下詔命。多有警策。失之者蓋亦有矣。如則天中宗昏亂之朝。誅害宗室。戮害忠良。制書之下。欺天蔽民。人到於今。冤之儻亦以典爲名。躋於唐虞之列。不亦助欺天之醜乎。是聖狂不分。治亂一致。百代之下。堯舜何足尚。桀紂何足愧也。僕不忍天下君子。將切齒於子京。乃請以統制之名易之。而足下大爲不可。貽書見尤。僕謂制者天子命令之文。無他優劣。庶幾不損大義爾。足下謂册制之類有七。何特以制名焉。七者之名。有則有矣。然近代以來。暨於今朝。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諸詔命。又有待制承制之官。皆承奉王言之義也。又令詔誥宣敕。聖旨之類。違者皆得違制之坐。亦足見制之一名。而統諸命令也。故以統制爲名。以明備載其文。不復優劣。觀其文者。使自求之。而治亂之源在矣。足下又謂呂不韋輩著春秋。賈誼之徒著書。文中子著六經。而無譏其僭者非也。蓋春秋以時記事而爲名也。優劣不在乎春秋二字。而有凡例變例之文。書者載言之名。而優劣不在乎書之一字。而有典謨誓命之殊。詩者言志之名。而優劣不在乎詩之一字。而有國風雅頌之議。諸儒擬春秋詩書之名。蓋不在乎優劣之地也。未有亂典謨訓誥國風雅頌之名者。足下

若以唐之制書咸可爲典則唐人之詩咸可爲頌乎足下又謂唐有六典杜佑著通典以此二書爲證亦末也六典者唐之官局可爲令式尊之爲典者亦唐人一時自高爾又通典之書敍六代沿革禮樂制度復折中而論其可者以爲典要尙庶幾乎矧二書之作非經聖人筆削又何足仰爲大範哉足下博識之士當於六經之中專師聖人之意後之諸儒異端百起不足繁以自取或足下必以統制爲非則請別爲其目典之爲名執敢聞命某再拜

與周駿推官書

六月十五日同年弟范某再拜奉書於周兄去年秋滕子京集李唐制書得一千首歐伯起請目之曰唐典僕始未閱其本而酌以重輕請避堯舜二典曰有唐統制伯起以書見讓謂典爲是謂制爲非僕亦辨而言焉而伯起不釋今復貽書云中有册文詔可絕而爲制僕乃求而閱之果千首中有册文十五或因其舊名可曰有唐册制僕前書云必以統制爲非則請別爲之目以典爲名執敢聞命伯起爲典謨訓誥其來遠矣夫子因其舊史優劣不存焉僕謂舊史之文亦不苟作聖人筆削經史皆因其舊可者從而明之其不可者從而正之未嘗無登降之意也是故言易則因先王之卦從而讚之有聖人有后有君子之辭焉刊詩則因前人之作從而次之有國風雅頌之倫焉修春秋則因舊史之文從而明之有褒貶之例焉書亦史也從而序之豈獨因其舊篇無優劣之意僕謂典謨訓誥之文或因其舊而次之亦聖人之優劣也伯起謂夏有政典周有六典僕謂道典者果夏書耶虞書耶夏或有之何不列之於書或見刪於聖

人此又不足稱矣周之六典者周禮云天官掌建邦之六典乃周之法度書於典册非記言之例也夫子刪書之際六典不預焉伯起又謂有漢典魏典晉典梁典僕謂此四典者必文人苟作或佞之於前或失之於後非其正史君子不取也自堯舜而後歷代之史無以典爲名者何哉蓋尊避堯舜爲萬世之師使後之明王有所稽仰豈邱明班馬之流咸不到伯起之心耶伯起又謂元結有皇謨柳宗元有平淮夷雅元柳唐人也而深於文不曰典而曰謨不曰頌而曰雅二君誠不佞歟伯起非唐人也反爲佞乎以其册制特謂之典豈有優劣之心乎如有優劣之心則不當以錯綜治亂之文躋於三代之上炳堯舜之光明如無優劣之心唐三百年册制之文一旦易其名則何以哉進退無所據而序引滋繁枝葉之云不復詳擇豈莠言亂正學非而博者乎將固有所激而極其理要乎周兄積學於書得道於心覽聖人之旨如日星之昭昭願質其疑使來者不敢竊亂於斯文甚善甚善不宣某再拜

與唐處士書

十二月日高平范某謹再拜致書於處士唐君蓋聞聖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秦作之後禮樂失馭于嗟乎琴散久矣後之傳者妙指美聲巧以相尚喪其大矜其細人以藝觀焉皇宋文明之運宜建大雅東宮故諭德崔公其人也得琴之道志於斯樂於斯垂五十年清靜平和性與琴會著琴箋而自然之義在矣某嘗游於門下一日請曰琴何爲是公曰清厲而靜和潤而遠某拜而退思而釋曰清厲而弗靜其失也躁和潤而弗遠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後君子其中和之道歟一日又請曰

今之能琴誰可與先生和者曰唐處士可矣某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將師其一二屬遠仕千里未獲所存今復選於上京崔公既沒琴不在於君乎君將憐其意授之一二使得操堯舜之音遊羲黃之域其賜也豈不大哉又先生之琴傳傳而無窮上聖之風存乎盛時其旨也豈不遠矣說不敢助南薰之詩以爲天下富壽庶幾宜三樂之情以美生平而可乎某狂愚之咎亦冀舍旃不宣某再拜

答安撫王內翰書

某諮目上安撫內翰學士某處事疏略忤朝廷意既去職任而尚懷國家之憂如卞生獻璧不知其止足雖可刖而璧猶自貴奈何有晉眩之疾舉止少力不堪王事豈當豫聞賢大夫之末議閣下此行采西北士庶之言欲下情之無壅又詢及猥陋某敢不罄其所見誠無取焉昨者西夷僭中朝之號四海憤怒雖困天下義當討伐今肯稱兀卒以避中朝取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類此理頗順其餘須索尚有議論與奪或失此機會卒無休兵之期如更有沮敗則用何道卻行招納國威愈屈爲禍轉深儻朝廷欲雪邊將之恥必加討伐苟得良帥如漢之段紀明唐之李靖誠可行焉其下如今朝曹瑋之材尚堪委以大事不然則重爲國家羞昔秦漢威加四夷限長城勒燕山困弊中國終成大悔至如西晉之衰羣胡亂華五代以來屢有侵侮粲朝欲刷此恥終無成功眞宗皇帝取漢文之策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天下景福四十年矣今按史記律書有漢文之議言高旨遠可謂明主矣致天下和樂通於律呂故馬遷著於八書有旨哉其備邊之議雖復納好固不可懈也陝西沿邊二千里州軍城寨以兵勢分守皆不得已賊每全軍

而來。此則以寡擊衆。必將發奇謀。出死力。然後可禦也。不必大決勝負。但觀釁而攻。使來不厚獲。去不全勝。縱邊患未息。而無長驅之害。亦足爲禦邊之策。奈何將佐之中。少精方略。或因門地。巧於結託。以取虛名。或出軍班。昧於韜鈐。以致敗事。須鑒覆轍。速於更張。宜於沿邊及諸處使臣軍員中。搜訪智勇之人。如資地至淺。勳勞未著。即使權領職任。令手下各有兵甲俟其有立。即時進擢。庶可用之才。早補將帥之乏。如弓箭手殿侍姚貴劉廷光輩。可觀其效。又涇原地平少險。奇兵難用。傷殘之後。人心憂怯。將來賊之入寇。恐多由此路。須益兵五萬。大爲之防。不然。或有所不支。乘虛而進。關中一擾。衆必大潰。天下有危事矣。惟閣下以衆說參取。爲國家圖之。不宣。某再拜。

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諸目　知蘇州時

某諸目再拜上。僕射相公。伏蒙回賜鈞翰。又訪以疏導積水之事。何巖廊之上而意及畎畝。是伊尹恥一物不獲之心也。天下幸甚。某連蹇之人。常欲省事。及觀民患。不忍自安。去年姑蘇之水。踰秋不退。計司議之於上。窮俗語之於下。某爲民之長。豈敢曲沮焉。然初未甚曉。惑於羣說。及按而視之。究而思之。則了然可照。今得一二而陳焉。願垂鈞造。審而勿倦。則浮議自破。斯民之福也。姑蘇四郊略平。窪而爲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濬入於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諸邑。雖北壓楊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暑雨復爲沴焉。人必薦饑。可不經畫。今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於松江。又使西北入於

楊子之與海也。其利在此。夫水之爲物。蓄而停之。何爲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爲而不利。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某謂不然。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豈獨不下於此耶。江流或高。則必滔滔旁來。豈復姑蘇之有乎。矧今開畎之處。下流不息。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水安得下。某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而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於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某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扃之。禦其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亦扃之。注水溉田。可救熯涸之災。潦歲則啓之。疏積水之患。或謂開畎之役。重勞民力。某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災沴之後。必有疾疫。乘其羸十不救一。謂之天災。實由饑耳。如能使民以時。導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不饑而死。曷爲其勞哉。民勤而生。不亦愈於惰而死者乎。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某謂不然。姑蘇歲納□米三十四萬斛。官私之糴。又不下數百萬斛。去秋蠲放者三十萬。官私之糴無復有焉。如豐穰之歲。春役萬人。人食三升。一月而罷。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歲。日以五升召民爲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石耳。量此之出。較彼之入。孰爲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成渺瀰。導川而無益也。某謂不然。吳中之田。非水不殖。減之使淺。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後爲功也。昨開五河。洩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者。猶有二三。未能播殖。復請增理數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矣。又松江一曲。號曰盤龍港。父老傳云。出水尤利。如總數道而開之。災必大減。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大矣。畎澮之事。職在郡縣。不時開導。刺史縣令之職也。然今之

世有所興作。橫議先至。非朝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守土之人。恐無建事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庾也。浙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爲朝廷之憂。且失東南之利也。某已具此聞於相府。仰惟中丞有憂天下之心。亦爲留意於此焉。干冒威重。卑情不任惶懼之至。

啓

上張侍郎啓

某啓。聞漢相出守。遽彰集鳳之仁。蜀客寓言。適起攀鴻之志。是則感深者惠來而孰間。希遠者景附以誠宜。矧嘗赫赫之瞻。敢昧菁菁之樂。恭惟留守侍郎。崇宣古道。茂冠人彝。潛雅量於玉淵。耀華動於金册。經緯抗魯雲之作。論思傾丹石之衷。任助南薰。下解吾民之慍。道侔東易。旁洗庶物之心。繇是仙貫日升。天姿書接。皇墳帝典。奉國府之諮詢。周紀漢網。振憲司之風議。臺霜載厲。心水彌清。故得穆穆顧懷。師師屬望。參萬微之景業。升九序之康歌。象先以清淨加人。元崇以應變成務。梓人之政。大斲於周邦。金鑑之功。景鏘於唐室。翊宣帝問。欽敍疇倫。羲鼎載羹。既觀於烹養。魯卮在廟。俄鑒於欹盈。不盡君子之餘。迺起達人之觀。劇言黼扆。牢讓台衡。天章開均逸之慈。國論仰知榮之躅。今則倚昆載重。名教薦登。鳴玉北門。實奉觀書之座。分珪南闕。崇司受錄之都。彌重國威。益嚴廟寄。蕭侯關內。鬱隆炎漢之基。旦相陝東。雅布崇周之化。一人爲之安撫。四國爲之承流。莫不凝養粹靈。惠綏美俗。東陽之扇。動揖清風。武昌之樓。靜延明

月儀刑乎仁壽之域。嘯歌乎逍遙之墟。浩氣載盈。仁聲允塞。然而三輔之隩。適賀帶安。庶邦之懷。未忘高仰。佇見日圍迅命。星駕嚴歸。冤苑風移。愛甘棠而益茂。龍池天近。著溫樹之重芳。浹麗澤於百靈。藹英聲於億載。如某者。藝疏芳潤。行愧直清。蜉蝣之衛未充。蝘蜓之嘲奚解。依經敏學。恥讀非聖之書。約史徇名。勉附青雲之士。實偶登三之盛。獲從旅百之先。洽呦呦之鳴。誤膺於宸選。循婉婉之書。謬廁於賓榮。詎與沈後之嗟。尚冀騰夷之遇。伏遇留守侍郎。燕金慕秀。蔡屭延才。鐸宣百世之文。旌集四方之善。遠者近者。鼓之舞之。某顒若望風。惠然入國。六經之教。郁郁成文。三月之韶。洋洋在耳。而況其將趨列鎮。實附宏郡。弗違雞犬之音。密奉馬牛之境。小國之仰大國。亹亹誠敦。先知之覺後知。循循豈倦。竊效封人之請。顧觀魏相之威。雖才異唐英。未入晉公之幕。而時同漢秀。庶登梁孝之園。如此則慕孤飛之雲。或爲霖而有助。效百年之幹。幸構廈以無遺。迹預洪鈞。惠聞函夏。某卑情無任俟恩激切依歸之至。

上大名府主王侍郎啓

某啓。聞樂府宏開。金石有發揮之望。靈臺峻立。風雲無隱晦之姿。延羣奏以成宣。俯多祥而益辯。其況當具瞻之際。凝眞覽之明。激揚駕說之音。妍醜思皇之俊。咸歌樂育。熟議密藏。恭惟知府侍郎。聲盈天潤。道潤金璧。儼神鋒而不耀。蘊寶器以難名。稟自誠之德之純。賦將聖之才之美。明明詔下。諸侯修北海之書。穆穆賓來。天子得平津之策。自是蹈揚仙室。遷歷帝闈。青簡婉微。謹周孔之垂法。王書雅奧。含虞夏之遺風。故能輔翊天家。參修皇極。沃心必符於舜好。論思豈止於曹隨。萬化景彰。諸華砥定。一尤是問。屬博陽

之有憂。六府既瞻。異延平之不懼。密辭岩座。遜請藩庭。周人詎有於流言。魯哲曾無於慍色。今則平臨三輔。岳鎮萬封。輟妙算於廟中。抗雅歌於閫外。束兵之伍。樂壽域以何長。含哺之氓。賞春臺之不足。佇見下從簽論。上迪宸謀。金堤啓途。黃樞正位。大明禮樂。不貽唐相之慚。盡養聖賢。更廣周文之意。神明百揆。舞蹈萬邦。如某者。善遠芝蘭。言疏黼黻。靜忘窺圃。顧玉器之未成。進異括囊。愧金聲之不振。景高山而詎至。騰夷路以何稽。幸以亨會景炎。貢掖寒俊。方領規步。入拜侍郎之庭。載纚垂纓。出預將軍之幕。當瓜期之未及。猶蓬累之斯行。伏遇侍郎。啓闢聖門。儀形俊域。實斯文之東道。乃我黨之南車。是興詩見之辭。稍露盡歸之志。雖拳拳希聖。曾無日月之階。而肅肅景賢。當有神仙之歎。庶乎韓宣此日。得言在魯之文。吉甫異時。願上維嵩之頌。冀親黃閣。永載洪鈞。下情無任云云。

賀胡侍郎致仕啓

伏審侍郎。進清崇之爵。諧高尚之風。耆德尊隆。睿恩深厚。榮映之下。慶仰居多。恭以侍郎。誠明自天。進退由道。宣三德於鳳掖。被四紀於龍光。赫有華名。密多陰施。籍難險阻。盡力平三朝。富貴崇高。致身乎五福。而乃起達人之觀。引大夫之年。聰明不衰。止足自處。國家興廉讓之節。疏渙汗之仁。寵數優賢。休聲載路。耀錦南國。邑子榮太守之歸。挂冠東門。都人藹丈夫之歎。爲儒及此。其樂何涯。伏惟上爲聖朝。倍保崇重。舜好清問。方體貌於宿賢。國有老成。尚彌縫於顯道。某久荷鈞錄。卑情無任榮觀景仰之至。

移蘇州謝兩府

罪布四方。大不可掩。龍分千騎。得之若驚。仰雷霆之震威。加霖雨而蒙潤。報君何道。殺身有宜。竊念某生於唐虞。學於鄒魯。一簞之樂。素伏於邱園。四庫之游。濫升於臺閣。而自踐揚諫列。對越清光。允出遭逢。誠當感慨。事君無隱。必罄狂夫之言。涉道未深。終乖智者之慮。俟竄居於楚澤。尚假手於桐廬。風俗未殊。足悵條教。江山爲助。寧慕笑歌。鶴在陰而亦鳴。魚相忘而還樂。優游吏隱。謝絶人倫。豈謂蒙而克亨。幽而致顯。屢改劇藩之寄。莫非名部之行。宗族相榮。搢紳改觀。此蓋相公仁鈞大播。量澤兼包。示疆疆之公朝。存坦坦之言路。道滋優渥。屈彼典彝。茂揚天子之休。純彼幽人之吉。某敢不黽勉王事。寤寐政經。佩黃裳之文。庶揚於易教。詠朱絃之直。無忝於詩人。上酬乃聖之知。旁答具瞻之造。過此以往。不知所裁。

范文正公文集卷之五

祭文

祭龍圖楊給事文

維慶歷七年三月日具位范某謹致祭於故龍圖給事楊公之靈嗚呼余歲三十兮從事於譙猶棲難安兮孤植易搖公方監郡兮風采翹翹一顧而厚兮甚乎神交議必以直兮中無藏韜法必在平兮下無寃號政事以和兮不理而調志議以合兮不結而牢公徙宛邱兮彼豈無僚獨不我忘兮且薦且褒羽翼有漸兮階於雲霄二紀之餘兮恩榮屢叨公還自蜀兮勳望益高余貳國政兮得其風謠相目於庭兮中心昭昭曾未密啓兮余出幽郊謂公將享兮用於鈞陶天不輔善兮公歿於朝大器未充兮非夕非朝思欲報兮光塵寂寥子孫有善兮余撫而昭公之不見兮惟余心之忉忉嗚呼哀哉尚饗

祭石學士文

維慶歷三年九月日具位范某謹致祭於故友曼卿學士之靈嗚呼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爲哀曼卿之筆顏精柳骨散落人間寶爲神物曼卿之詩氣雄而奇大愛杜甫獨能嗣之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兮如生希闊之人必爲神明尚饗

祭呂相公文

維慶歷四年十一月日具位范某謹致祭於故相贈太師令公呂公之靈嗚呼富貴之位進退維艱君臣之際始終尤難公覲昌辰宰於庶揆保輔兩宮訏謀二紀雲龍協心股肱同體萬國久寧雍容道行四鄙多故憂勞疾生辭去台衡命登公袞以養高年如處嘉遁嗚呼日月迭來數不可回兩楹告兆萬象興哀某素游大鈞猥居近輔得公遺書適在邊土就哭不逮追想無窮心存目斷千里悲風尚饗

祭韓少傅文

維慶歷五年正月日具位范某謹致祭於故太子少傅贈太保韓公之靈惟公寒苦而立平直以進賢才一伸淑聲大振天子乃知命鎮坤維兩川父老含哺而嬉入領中司進涉二府邦憲以清衰職斯補一德一心弗愧弗負偃息近藩旨酒盈樽可以臥理不廢清言功成名遂揖讓而退爲國元老望高中外子孫詵詵禮樂簪紳積善之報集於仁人嗚呼厥生有涯終焉惟命柱石之衰邦國不幸尚饗

祭同年滕待制文

維慶歷七年三月日具位范某謹致祭於故天章待制滕侯同年子京之靈嗚呼子京吾人之英文詞高妙志意坦明自登朝闥翕然風聲言動兩宮上嘉其誠迺升諫曹心膂益傾謫去江徼喧涼屢更曾不齋咨奉親爲榮西夏猖獗僉曰當行乃藩於涇有城無兵渭帥敗覆戎馬縱橫征夫不復哭聲連營弔之綏之與治其生復率編民易服乘城完此生聚而不奔驚援兵四來擾攘機槍犒以牛酒萬夫豐盈衆稱其才達於朝廷既允公論俄加寵靈經略一路環慶邠寧愛民之力強兵之形機謀若織邊郵如扃御史風

言。用度非經。投杼之際。遷於巴陵。巴陵政修。百廢具興。雖小必治。非賢孰能。往臨姑蘇。人喜其升。至未踰月。美聲四騰。遘疾不起。福善何憑。我固當悲。同年之朋。忠孝相勖。悔吝相懲。聞其彫落。痛極填膺。生平意義。忽如弗曾。獨有令嗣。堂構可承。我其撫之。必教而稱。子亰勿恤。魂兮高昇。嗚呼哀哉。尚饗。

祭尹師魯舍人文

維慶歷七年四月十一日。具位范某。謹致祭於故龍圖舍人師魯之靈。嗚呼。天生師魯。有益當世。爲學之初。時文方麗。子師何人。獨有古意。韓柳宗經。班馬序事。衆莫子知。子特弗移。是非迺定。英俊迺隨。聖朝之文。與唐等夷。緊子之功。多士所推。堂堂沂公。延於幕中。矯矯文康。薦於四聰。自茲登瀛。坐揚清風。舉止甚直。議論必公。人事多故。遷謫囂旅。子行其志。曾不爲苦。才弗可掩。起於貶所。往貳經略。屢典藩府。自謂功名。如芥可取。黑白太明。吏議橫生。斥於散地。頹然不爭。惟曰我咎。匪由人傾。天意已回。吉宜大來。於何感疾。益重其災。隱几澄神。而已焉哉。嗚呼。人皆有死。子死特異。神不惑亂。言皆名理。能齊死生。信有人矣。嗚呼。與子往還。抑亦有年。今見其終。益知子賢。故友門人。對泣漣漣。哀哉尚饗。

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

維慶歷七年十一月日。具位范某。謹致祭於故太傅侍中之靈。惟公生於東魯。早游聖門。育文若豹。就志如鵠。巍巍章聖。仄席臨軒。天下英雄。雲翔駿奔。公冠其首。光華帝閽。嘉猷日沃。威顏日温。十數年間。秉持大鈞。言必讜直。道惟忠純。或出或處。有屈有伸。兩朝眞宰。一德良臣。白髮佽鉞。氣猶過人。青宮作傅。禮能

退身優游養壽靜默含眞人仰如仙上待如賓門館憧憧子孫詵詵咸閒詩禮並列簪紳人間之盛公無不臻嗚呼天地之數聖賢一均高明而終精爽必神念昔登門遇厚情親曾莫之報是寧不仁東嚮何爲歎惋悲辛嗚呼哀哉尚饗

祭葉翰林文

維皇祐元年已丑十月庚申朔日具位范某謹致祭於故內翰侍讀學士諫議葉公之靈嗚呼賢哉道卿鍾乎粹靈秀格峩峩英采熒熒濬學偉文發於妙齡決策三篇萬儒竦聽闕視霄路直步雲庭天然清流不雜渭涇西垣北門大筆未停爲藩爲翰于澶于青迺牧京兆關輔以寧再主大計實營實經慷慨國論冒于雷霆出守河橋期歸闕庭一夕奄去天地冥冥嗚呼遘時甚盛得主惟聖謂道必行謂事必正高節莫屈直言屢諍朝廷風采搢紳輝映天子知人期以輔政弗諧而去能不曰命嗚呼僕與公知則相知心蓬瀛共舍切磋規箴蘇秀鄰邦唱詶謳吟相許道大交薦言深久要之意不爲浮沈今也云亡絕絃於琴白髮相失清淚難禁音問一斷憂愁百侵古之遺直千載猶欽生平之交情何以任哀哉尚饗

祭杜待制文

維皇祐三年正月日具位范某謹致祭於故環慶經略待制杜君之靈嗚呼大儒之門生此令人學深如海文敏若神羣經衆史精微悉臻長疏大議慷慨屢陳藹然風采出乎搢紳寇發嶺南猖狂不臣通彼鬼夷毒我天民妻子以驅室廬以焚降之則變撫之不馴一方瘡痍嗷嗷呼冤朝廷軫憂擇使在人命君以

往萬里其勤去惡務本豈曰不仁數百就擒戮於逶巡賊怨我當民枉我伸於今幾年一邊無塵君之剛果溫造其倫聖獎休烈屏諸讒言擢爲侍從寄以藩垣邠寧一道制於中軍忽焉疾至不起以聞天子震悼惜其忠純嗚呼既鍾其才弗以壽存一舉之功亦已不泯我實知君嘗以表論今也云亡痛楚悲辛尚饗

祭英烈王文

年月日具位范某謹致祭於英烈王之神惟王孝於其親可以訓天下之爲人子者忠於其君可以訓天下之爲人臣者惟忠孝之至誠與天地而不泯宜乎廟食茲土抑之如在某嘗叨近輔來守是邦憂國憂民此其職也今春稼方立靈雨大至川源奔注田畝浸溢生民之命實繫於斯人將不堪神豈無意救茲億兆非王而誰尚饗

碑銘

唐狄梁公碑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廈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極於孝爲臣極於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於廟中公嘗赴幷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我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屺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此公之謂歟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

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睚眦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衞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柏。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卻。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築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坏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妒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幷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辜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唯陛下矜焉。敕貸之。流於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女輩耶。相攜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爲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爲來俊臣誣搆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臣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爲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焉謝焉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爲況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郛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敵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閒出公爲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于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尙淸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羣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荅則天曰無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一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閒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閒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於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俟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豈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

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褒簾使廬陵王拜公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於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爲太子於是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怒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荆州長史張柬之眞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于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又嘗引拔桓彥範敬暉姚元崇等至公卿者數十人公之勳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柏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某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曌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鶱翹大川而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宋故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神道碑銘

皇家起五代之季。破大晉。削羣雄。廓視四表。周被萬國。乃建禮立法。與天下畫一。而億兆之心。帖然承之。弗暴弗悖。無復鬬兵於中原者。登九十載。蓋祖宗遠算。善樹於前。衆聖求賢。多得循良廉讓之士。布於中外。而致茲善俗歟。如陳留謝公。可謂循良廉讓之君子矣。公諱濤。字濟之。幼而奇敏。十四歲。講左氏春秋。先生咸器之。及冠。居姑蘇郡。時翰林王公禹偁。拾遺羅君處約。並宰蘇之屬邑。二人相謂曰。與濟之揚榷天人。蓋我曹敵也。自茲名重於時。淳化三年春。擢進士第。除梓州榷鹽院判官。會盜據成郡。發其徒攻郡縣。公白二千石曰。梓大而近。彼畏我梗。必先圖得我。則小於梓者。可呼傳而下。願急爲之防。近郊多林木。可先伐之。以置樓櫓。且備樵爨。爲久守之具。二千石從之。寇果圍我。我備既堅。十旬弗破。賊沮而留。勢未大克。以及王師之來。遂用撲滅。事平。就遷梓州觀察推官。賜器幣。外臺遣權知益之華陽縣。時寇亂之餘。民多散亡。未復厥居。上言者請募人占山。可倍其租。朝廷從之。於是有力者得幷其田。公曰。奪民世產以資富人。復將召其怨辭。豈朝廷之意耶。乃盡取其田以歸於民。還拜著作佐郎。太宗面詔通判大藩。得壽春郡。後移高安郡。改知興國軍。就除太常博士。眞宗卽位。銳意任人。一日中出朝士姓名有治狀者。凡二十四人。付中書門下。令驛召至闕。公在召中。得對於長春殿上。說賜五品服。卽呼通事舍人。送試學士院。明日邊有急奏上。議北征。又京東有彊寇驚郡縣。而曹南闕守。朝廷慮之。遂命公往。改屯田員外郎。至郡稱治。寇不敢犯。有兇人趙諫者。冒鄉薦名。與諸弟出入都下。交權勢。結豪俠。務乘人之弊。用以告訐。或任威詐而大致富彊。人畏如豺虎。公卽圖之。患僚佐不一其力。俄會故御史中丞李公。及始來倅曹李公。時

之端人也。與公協心。發其家盡得兇狀。奏之朝廷。命御史府案覆誅之。兄弟皆斬於都市。乃下詔曰。凡民非干已事。無得告言。遂著於令。自是天下訟息而刑清矣。朝廷以西蜀僅寧。細民猶或搖之。俾公安撫兩川。用天子恩意諭其父老。皆從而按堵。復命之日。舉兩川能吏三十餘人。執政疑其多。公請連坐。事遂行。後皆至臺省。又別詔委公與益牧張公詠議造大鐵錢。乃窮其利害。使盜鑄息而物估平。蜀人於今便之。歷三司度支判官。出守海陵新安二郡。就遷度支司封員外郎。公在三司日。嘗舉權茶官至是坐所舉不職免。尋以度支員外郎起倅河南府。馮魏公薦公文行。眞宗簡在既久。即命召試。除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文憑。由司出爲兩浙轉運使。公大雅之器。恥尚文法。雖任在按察。而誠意坦然。且曰。我欲吏樂其職。民安其俗。爾士人黑白。豈不明乎。安用伺於毫髮。使惴惴如虺蜴然。取詩人之譏耶。還臺。進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拜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清靜端介。百辟望其風采。乾興初。進戶部郎中。先帝大行。有司治靈駕象物。其制高大。請自京至陵。凡郭門民舍。有妨其往者。毀之。公上言曰。先帝封泰山。祀汾睢。儀衞至盛。不聞有所毀去。今遺詔丁寧。正如漢文帝專務儉薄。豈以攸司奪先帝意。願陛下裁損。搢紳韙之。俄求東歸。除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會稽郡。還拜太常少卿。判登聞檢院。又得請權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就拜祕書監。遂分務洛下。朝廷嘉其恬退。遷太子賓客。嗣子迎侍於京師。以景祐元年十月三十日薨。享年七十有五。以明年八月二十一日。歸葬於富陽寶元元年。贈禮部尚書。謝氏之先出黃帝。後始爲十姓。謝居一焉。三代以還。不顯其大。至晉宋迺爲盛族。公之七世祖汾。居河南之緱氏。五世祖希圖。卒於衢州刺

史。時唐季喪亂。乃葬於江東嘉興郡。子孫三世。祿於吳越。曾祖諱廷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諱懿文。杭州鹽官縣令。葬於富陽。遂爲富陽人。父諱崇禮。從錢氏歸朝。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檢校左散騎常侍。桑贈尚書戶部侍郎。母崔氏。贈博陵縣太君。公之弟四人。曰炎。有文於時。與盧穠齊名。時人謂之盧謝。國史有傳。終於公安令。鎬。爲某官。杲。從方外學。號安隱師。坦。爲某官。公娶夫人許氏。先公而終。生男三人。長曰絳。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後公幾年而亡。次曰約。將作監主簿。以敏才稱。次曰綺。太廟齋郎。俱早世。女四人。長適前進士周盤。次適殿中丞梅堯臣。次適太常博士傅瑩。次適大理寺丞楊士彥。孫四人。景初。大理評事。宰。越之餘姚縣。景溫。太常寺太祝。宰。越之會稽縣。景平。將作監主簿。景回。尚幼。公姿格竦異。不事修飾。天然有雅遠之範。未嘗阿於貴勢。見賤士必溫禮接之。知人之善。稱道弗舍。聞人之過。懼弗克掩。故終身不聞怨言。公始以文學中進士上第。而長子長孫。世踐其科。又父子史直館殿。出處僅二十年。皆衣冠之盛事。厥孫以公善狀。請文於碑。某於公有家世之舊。又與舍人爲同年交愛。公治有循良之狀。退得廉讓之禮。足以佑風化而厚禮俗。敢拳拳以銘云。

巍巍我宋。宅天而君。恢遠以威。革暴以文。濟濟吾儒。多良大夫。中外其治。休寧八區。猗哉謝公。周旋其中。在梓禦寇。至曹除兇。天子念蜀。猖狂始復。命公撫之。鼓歌其俗。偃仰藩屏。雅和其政。徊翔臺閣。清修其行。人尚刻明。我質而平。厥民以寧。人必夸競。我休而靜。其道迺勝。于嗟乎壽以仁。至名由德全。有子與孫。相繼而賢。誠乎誠乎。聖人積善之誨。不吾欺焉。